

嫡嫁千金

完结篇

千山茶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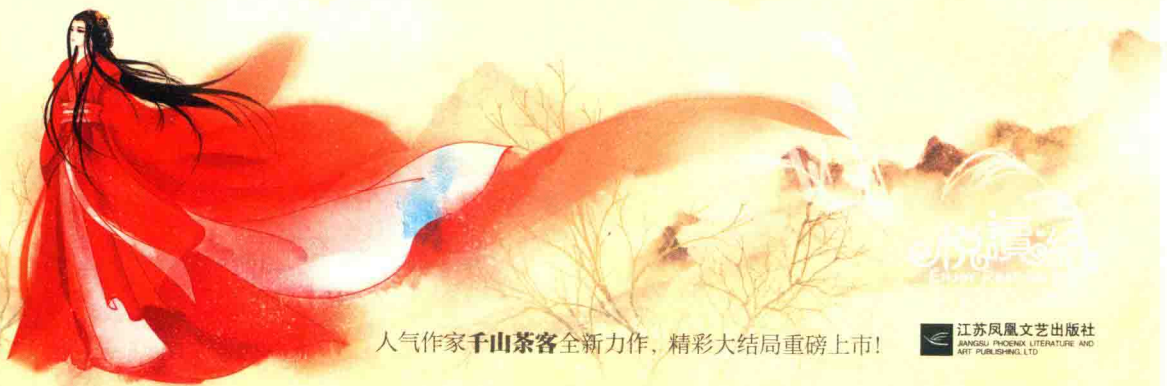
著

下册

DIJIA
QIANJIN

著

桀骜「美人」VS世家千金，
强强联手，走遍天下……



人气作家**千山茶客**全新力作，精彩大结局重磅上市！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.

嫡嫁千金

DIJIA
QIANJIN



【完结篇】

千山茶客
著

【下册】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第六章 心意

姜梨回到燕京城第五日，听说成王的兵马到了燕京城百里外的野地。

一时间，燕京城人心惶惶，成王来势汹汹，兵马黑压压的一片，据说一旦攻进城里，势不可当。

姜梨仍旧没能出府，姜元柏实在管得太紧，就连姜老夫人也得了空闲就让姜梨去晚凤堂，明里暗里都是在说最近燕京城乱得很，让姜梨不要到处乱跑。

不能去叶家，不能去国公府，姜梨便发现，她在燕京城里的朋友实在少得可怜。贵女圈唯一的朋友柳絮，这些日子也忙着被她娘拉着到处赴宴，相看人家。毕竟柳絮比姜梨要大一岁，柳夫人已经开始操心柳絮的终身大事。

姜梨这时候反倒有些庆幸起来。姜元柏忙得团团转，一时半会儿还想不到她的亲事。大房又没有当家主母，姜老夫人年事已高，姜幼瑶出了这事，姜老夫人也受了打击，每日只管着姜元柏和府中琐事。卢氏更不会主动插手大房的事，至于三房，早已分家分了出去，便不是一家人，何来插手一说？所以，姜梨暂且不担心自己嫁给谁。

想来成王造反在即，姜家也没有这个心情操办喜事。

正胡思乱想着以后的事，桐儿对姜梨道：“姑娘，外面都在说，今日昭德将军回京了。”

“昭德将军？”姜梨站起来，“你说的可是真的？”

“千真万确，”桐儿道，“外面院子里跟着采买的丫鬟都见到了。昭德将军坐在大马上，威风极了。奴婢今日才知道，原来还有个昭德将军。听闻昭德将军当年赫赫有名，这么多年，怎么不曾听过他的传闻呢？”

那是因为在很多年前，昭德将军就已经离开燕京。后来北燕未曾起过兵事，这位昭

德将军也就被人忘记了。姜梨小时候曾经听过这位昭德将军，却不是他上阵杀敌的，而是说他生得极为俊美，可与当时的金吾将军相提并论。

和金吾将军……姜梨想，那就是姬衡的父亲姬暝寒了，传说姬暝寒和殷湛惺惺相惜，颇有些兄弟义气，只是这传言不知道是真是假。毕竟一人去了西北云中多年，一人干脆多年杳无音信，生死不知。

“他是今日才回的燕京城吗？”姜梨问。

桐儿答：“是的。百姓很高兴，说这下就不用担心成王的兵马攻进来了，又多了一位将军，定然是陛下让将军回来保护燕京城的。”

成王的兵马刚到燕京城外，昭德将军就在这个时候赶了回来，当然能大大地安抚民心。若是巧合也就罢了，如若不然，这位昭德将军只怕目的并不单纯。

殷湛这般大张旗鼓，且不论成王和洪孝帝是什么看法，姬衡总归是知道的。对于他布置了这么久的局，在最终的局眼，不知道姬衡又要做什么。

姜梨不知道，也无从得知。

殷湛在燕京城掀起的风浪比姜梨想象的还要大。不说外面如何，今日一天，姜梨走在府里，都能听到四下里小厮们的议论，都是那将军如何英俊潇洒、威风凛凛。

珍珠到了芳菲苑门口，白雪来禀报，姜梨见了她，珍珠就笑道：“二小姐，老夫人让您去晚凤堂一趟。”

姜梨应了，心中却有些奇怪，白日里已经去了晚凤堂，怎么此刻还要她去，许是有什么事要说，只是这么晚了，能有什么事？

等姜梨到了晚凤堂，发现姜景睿和姜景佑不在。姜老夫人坐在屋里，姜元柏、姜元平和卢氏都在。

“二丫头，”姜老夫人见她来了，先让她坐下，单刀直入道，“三日后，郡王世子和平阳县主要来府上做客，你记得好好梳妆打扮一下。”

“郡王世子，平阳县主？”姜梨一愣，脑中闪过一个念头，“是夏郡王的……”

“不错，”回答姜梨的是姜元柏，“你可能也知道了，今日夏郡王已经回京。”

姜梨奇道：“父亲，夏郡王过去和我们姜家有什么往来吗？”

“过去是没什么往来。”姜元平笑眯眯地开口，“但是未来也许是有的。”

他这话意有所指，姜梨一时半会儿也没有明白。想了一会儿，想到那一日和姬衡在街道上遇到的一双容貌出色的男女恰好姓殷，听姜元柏的意思，夏郡王刚好有一子一女。

姜梨便问：“父亲，世子和县主的名字，是不是一个叫殷之黎、一个叫殷之情。”

这一回，连姜元柏和姜元平都愣了一下，姜元柏问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这就是了。姜梨一时有些失神，倒是没想到那一日在街上看见的男女就是殷湛的女儿，且竟比殷湛早几日到燕京城，这是为何？

想到三日后，那对男女来府上时也会认出自己，姜梨也没有隐瞒，对姜元柏坦白

道：“我回府的那一日，马车在街道上撞到了另一辆马车，那马车上下来一男一女，自称是殷之黎和殷之情。”

姜元柏和姜元平面面相觑，一直听着的卢氏像是明白过来，惊讶道：“呀，原来你们早就见过了，这可真是巧呀！”

她的语气里除了欢喜之外，还有些高兴，这令姜梨更加疑惑。她撞见那对兄妹，值得卢氏如此高兴？据姜梨所知，姜家和殷家是没有任何往来的。

姜元平道：“既然小梨你早与他兄妹二人认识，那三日后倒是一桩好事，也算是缘分。”

姜梨沉默了一下，才道：“姜家是要与昭德将军交好了吗？”

姜元柏道：“你为何这样问？”

“父亲，如今正是多事之秋，成王造反，朝局混乱，右相又在暗中动作，这个时候更是不能出一点差错。昭德将军突然前来，还不知道是什么底细，父亲做任何决定，都要三思。”

卢氏看了看姜梨，又看了看姜元柏，面色茫然。姜老夫人倒是目光微动，但也没有说话。

姜元柏看着姜梨，姜梨平静地与他对视，过了一会儿，姜元柏才道：“你是个姑娘家，有些事情就不要管那么多了。”

姜梨不再说话了。

卢氏见周围沉默下来，就道：“小梨，我前些日子拿了几匹新料子，做衣裳的时候也给你做了几身，等会子我让丫头给你送去。还有些首饰，你生得这么好看，不好好打扮，真是太可惜了。”

后来，姜元柏兄弟俩就出去了，卢氏拉着姜梨絮絮叨叨说了一阵子话，姜梨才回到芳菲苑。回到屋子，她坐了下来，按了按额头。

姜元柏如果要和殷家交好，姜梨只觉得不妙。看姬衡的样子，分明是要对付殷湛的，如果姜家和殷家站在一条线上，姜家也就成了姬衡的敌人。

那未免太遗憾。

“姑娘，”一片安静中，桐儿突然道，“您可知道，为何老夫人和二夫人要你那一日好好梳妆打扮？”

姜梨道：“每次赴宴，他们都要我好好梳妆打扮。况且如今府里的小姐只有两位，姜幼瑶已经不可能见人了，我若是不打扮，难免落人口实。”

“不是的。”桐儿绕到桌子后面，看着姜梨，认真地道，“奴婢觉得，老夫人这是在给您相看人家呢。可能是想看看那位郡王世子是什么人，姑娘喜不喜欢，才会特意嘱咐的。”

白雪停下手里的动作，姜梨也是一愣，随即摇了摇头，笑道：“不可能吧。”

殷家和姜家联姻？这像什么话。她之前甚至没听过这么一号人物。而且都这个时候

了，姜元柏哪里顾得上她的终身大事。

“怎么不可能？”桐儿急了，“姑娘，您相信奴婢。且不说老夫人和二夫人的眼神，奴婢不会看错的，分明是希望你们能成。”

姜梨指尖微微一动。

郡王世子……

姜梨的脑海中浮现起那一日在街道上遇到的俊美男子。他看起来性情很温和，也有些正气，不像是个坏人，真正的姜二小姐可能会喜欢。

但她毕竟不是姜二小姐，即便这人生得如何好，姜梨一开始就不想了解，甚至从内心感到一阵抗拒。

“姑娘听到郡王世子不高兴吗？”白雪突然开口。

“胡说八道，”桐儿道，“奴婢听闻，那郡王世子生得十分好看，待人也温和有礼，连下人都厚待有加，外面传言他是慈悲心肠。姑娘怎么会不高兴？”

白雪低下头，默默地擦拭桌子，过了一会儿，她开口道：“奴婢还是觉得，肃国公好。”

姜梨一怔。

桐儿连忙对白雪做口型，可惜白雪只顾着擦桌子，还擦得锃光瓦亮，忽略了桐儿的目光。

“郡王世子再好，也没有帮过姑娘。”白雪嘀咕道。

姜梨忽地笑了。

连丫鬟都看得出来。

国公府，夜里，书房中，年轻男人靠在椅子上，看着手中的信。

他神情慵懒，嘴角噙着笑意，摇曳的灯火下看上去冷峻又好看，格外感人。

有人从外面走进来，是个黑衣侍卫。他便放下信，随手拿起手边的扇子，侍卫进了门后，先是说了一通朝中的事，姬蘅漫不经心地听着。

“属下刚刚得到消息，”文纪迟疑了一下，才继续道，“殷之黎和殷之情三日后要去姜家赴宴。”

把玩折扇的动作一顿，姬蘅反问：“姜家？”

“是。”文纪道，“此前殷之黎已经多次同姜元柏见面，似乎一直想登门拜访，不知为何一直等到现在，姜元柏才给他发了帖子。属下猜测，可能是为了姜二小姐，姜二小姐之前不在燕京，所以姜元柏没有让殷之黎登门。姜二小姐回府后，姜元柏就给殷之黎下了帖子。”

姬蘅挑了挑眉，嘴角仍然噙着笑容，眼神却变得犀利。

他道：“殷之黎啊。”

三日后的早上，姜梨起来后，桐儿忙着给她梳妆打扮。

既是姜老夫人和卢氏都嘱咐过了，今日姜梨也得细细打扮一番。好在卢氏送来的几件新衣裳，颜色倒也不是特别鲜艳。清清淡淡，很适合姜梨。桐儿又挑了和衣裳颜色相衬的发簪耳环给姜梨戴上，看着镜中的少女，感叹道：“姑娘如今，可真是没有从前的影子了。”

姜梨看着镜中的少女，很奇怪，当她刚刚从姜二小姐的身体里醒过来的时候，也曾看过那孩子的模样，面黄肌瘦，瘦弱极了。而今不过一年半载，属于孩子的稚气已经完全褪去，显出少女的青涩和动人。

她其实应该感谢上苍，从薛芳菲又回到了年轻的小姐，人生有了重来的机会，看上去未来也有无限可能。就如卢氏和姜老夫人打的主意，她这样的女孩子，未来要做的就是这么不慌不忙地美丽下去，寻一个良人，琴瑟和鸣，富贵一生。

但她到底不是真正的姜二小姐，也不愿意禁锢在无波无澜的时光中。

姜梨站起身，走到外面院子。院子里的花都开了，桐儿自从回到芳菲苑后，就卖力地在院子四周撒上花种，秋冬日的时候还不觉得，春日一来，花朵争相开放，哪里还有姜梨刚到姜府时各处萧条的模样。

“姑娘，奴婢早就说了，咱们的日子会越过越好的。”桐儿笑道。

姜梨也笑了：“自然。”

她也希望能越来越好。

正在说话的时候，明月过来道：“姑娘，老夫人身边的翡翠姐姐刚刚来过了，说是郡王世子和平阳县主已经到了门口，让你赶紧过去。”

“这么早？”桐儿咕哝了一句。

总归要见的，姜梨也不怕，道：“我们走吧。”

才到了晚凤堂门口，没来得及走进去，就看见花园的尽头，有小厮带着人从外头走进来。瞧这样子，应当就是客人了。因此，姜梨没有再往里走，而是在门前停住脚步，看向来人。

来人是一双男女，便是那日姜梨在街上遇到的容色出众的兄妹。

男子是殷湛的儿子，容貌俊美，温润如玉，穿一身白衣，惹得姜家的小丫鬟忍不住红着脸偷偷看他。他亦是好性情，一直微笑着，好似对什么事都能包容。

走在他身边的女子，是平阳县主殷之情。今日一身嫣红镂金鹤纹裙，烟罗大袖衣。她容貌本就明艳，鲜艳的色彩，恰好也衬了她的气韵，让人觉得她美得咄咄逼人。她眼睛大而媚，也喜欢带着笑容，但和郡王世子的笑容比起来，她的笑容就有点艳光四射，热烈非凡了。

姜梨看着那女子的一袭红衣，莫名就想到了姬衡。不知为何，姜梨觉得，这位平阳县主今日穿了这么一件红衣，或许因为她本就喜欢这样夺目的色彩，或许……是因为姬衡。

那二人行至姜梨面前，殷之情的脚步突然顿住，看向姜梨，先是蹙起眉，大约觉得姜梨眼熟，随即咦了一声，仿佛想起姜梨是谁，惊了一惊。

殷之黎也停下了脚步，目露意外之色。

姜梨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我是姜家府上二小姐姜梨，几日前在街上，县主救了我的朋友，我们见过的。”

殷之情恍然，道：“原来你就是那个姜二小姐姜梨！”她转头去看殷之黎。

殷之黎也愣了愣，突然笑了，道：“原来我们早已见过，真是有缘。二小姐，在下殷之黎。我妹妹的名字，你已经知道了。”

姜梨也笑：“见过世子。”

他们在门外说话，卢氏的声音从里面响起：“小梨啊，你怎么不进来，是世子和县主来了吗？”

“我们进去说。”姜梨道。

殷之情和殷之黎点头。

几人进了晚凤堂，所有的人都到齐了。姜元柏和姜元平也在，姜梨注意到，殷之黎和殷之情的身后并没有其他人，也就是说，昭德将军殷湛并没有前来，这令人纳闷。如果说姜元柏是想要和殷家交好，何以殷湛不出现，却让他的一双儿女来登门？

那一头，姜老夫人和殷之黎兄妹已经开始说话。

姜梨原以为姬衡所针对的殷家人，自然不是什么好人，不过这对兄妹的言谈举止却应当不是装出来的。殷之黎态度温和有礼，殷之情倒像是沾染了一些将门才有的爽快利落，说话有些直率，来来去去都是些家常趣事。

就连二房那位霸王姜景睿和一心沉迷圣贤书的姜景佑，也目不转睛地听着他们说话。

卢氏脸上的满意之色更多，姜梨心想，若不是因为二房没有女儿，只有两个儿子，只怕卢氏恨不得让殷之黎做她的女婿。

姜元平还好些，说话笑眯眯的，姜元柏今日却没怎么说话，一直审视着殷之黎，偶尔像是在思考什么。姜梨心中了然，只怕桐儿说得没错，今日分明就是来给她相看“良人”的，而显然，这位良人至少在目前没出什么纰漏，家里的所有人看上去都很满意，除了姜梨自己。

殷之黎和殷之情是同父异母的兄妹，桐儿这几日早已费尽心机帮姜梨打听清楚了，殷之黎的母亲在生殷之黎的时候去世了，几年后，殷湛的续弦又生下了殷之情。不过虽然二人不是一母同胞的兄妹，感情却还不错。

说说笑笑了一阵，姜老夫人突然道：“你们都是年轻人，二丫头，景睿、姜佑，你们陪世子和县主到院子里走走，说说话吧。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同你们闲谈，久了只怕你们也觉得乏味。”

虽然殷之黎和殷之情表示不会，但卢氏也在一旁劝着，几个年轻人还是出了门。

姜梨笑笑，什么话都没说，跟着走出去。今日在晚凤堂，从头到尾，她都表现得十分沉默。她晓得姜老夫人是什么意思，不过是希望她和殷之黎相处一阵子罢了，只是未出阁的男女待在一处，未免令人奇怪，所以才加上了殷之情和姜景睿兄弟。

殷之情在前面走，她长得太好看，连姜景睿都忍不住频频朝她看，主动与殷之情说话。殷之情倒是很爽朗，走着走着，姜梨忽然发现，自己和殷之黎单独被留在后面。

她先是愕然，随即又了然，今日在场的人，大约都晓得姜老夫人打的是什么主意，变着花样在给他们相处的机会。姜景睿兄弟不必说了，那位平阳县主，看来也是希望他们能成的。

没有了吵吵闹闹，姜梨的心反而平静了下来，索性把脚步放得更慢，在花园里有一搭没一搭地跟殷之黎聊着。

走在殷之黎身边，她没有丝毫不自在。人大约都是这样，倘若心里有个人，眼里也就看不到其他人了。殷之黎是很好，但在姜梨眼中，那和她又有什么关系？

她这般无所谓，落在殷之黎眼里就成了恬淡和从容。

年轻的女孩子穿着黛青软缎裙，碧色锦春衫，发簪是红豆簪，耳边垂着两粒小小的青玉。深深浅浅的绿色，让她在一众姹紫嫣红中，格外英朗起来。

她的侧脸小巧秀气，有种和官家小姐不一样的精致。她不像是呵护在花圃里的灿然娇花，反倒像山谷间溪水旁生长的一株特别的植物，亭亭玉立的姿态，不为取悦任何人而存在，动人的舒服。

“来到燕京城后，我听过许多有关姜二小姐的传闻。”殷之黎突然开口，声音也是温和的。

姜梨问：“什么传闻？”

“传闻实在很多，不过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，二小姐带着桐乡县民上京打石狮鸣冤鼓，为桐乡县丞薛怀远平冤的故事。”他笑道，“我听闻此话，觉得很惊讶，世间还有这样的女子，很想见一见，就向姜首辅递了帖子。”说到这里，他赧然道，“我知道这样做有些唐突，但并没有别的意思，只觉得这样的女子很值得结交。”

他又笑了：“我原以为这样的女子大约是热烈爽直的，就如我的妹妹之情一样，也是个飒爽的姑娘，不想原来那一日在街上遇见的就是你。说实话，二小姐和我想象的不一样，不过这么一来，我也就明白了燕京城的百姓为何那样说二小姐。”

听闻这话，姜梨好奇起来：“燕京城的百姓是如何说我的？”

“说首辅家的二小姐清灵可爱，纯洁良善如雪白莲花。起先我并不相信，总觉得他们传言中的姑娘未免太柔弱了一些，如何做出那么多事。现在看来……人不可貌相，倒是我短视了。”

他说话的姿态令人十分舒服，不疾不徐，赞叹就是赞叹，好奇就是好奇，没有作伪的痕迹，也没有刻意恭维。

姜梨笑道：“原来百姓是这样说我的。”

“和二小姐很像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清灵可爱，莲花。”他说。

面对这么一位如玉公子的赞叹，想来无论哪位女子听到都会害羞得脸红。然而姜梨听完只觉心中好笑。所以说，殷之黎到底还是不了解她，他只看到了自己的表面。

“我听说二小姐当年在明义堂的六艺校考中也得了第一。”殷之黎道，“这很难。”

“如果世子也在校考人中，世子也能拿到第一。”姜梨回答。

据桐儿打听到的消息，这位郡王世子也是文武双全，没有他不擅长的事。

“可惜那一日我并不在场，否则就可以看见二小姐的风姿了，实在遗憾。”殷之黎笑道，“真希望日后还能有机会。”

姜梨微微一笑：“世上之人，比我高明的不在少数，世子自然能看到最好的，但那不是我。”

她这话的意思里似乎还含了些别的什么。殷之黎看向姜梨，姜梨神情平静，他若有所思了一会儿，不再说话。这时，他们走到了院子的石桌前，上面摆着棋盘和棋子，殷之黎就问：“二小姐，对弈一番可否？”

“好啊。”姜梨道。

二人在石桌前坐了下来。石桌在树下，透过枝叶间隙，细碎的日光洒在棋盘之上，变成错落的金色。

殷之黎对姜梨做了一个请的手势，姜梨选了黑子，殷之黎选了白子。

黑子先行。

姜梨其实也许久没有与人下棋了，薛昭不喜欢下棋，薛怀远倒很喜欢。年幼时，薛怀远就拉着薛芳菲下棋，硬生生把一个臭棋篓子变成了高手。刚刚嫁到沈家的那几年，沈玉容也喜欢和她下棋，也曾有过“赌书消得泼茶香”的温柔风雅，只是后来，下棋的兴致也被越来越多的琐事消磨了。

再后来，她成了姜梨，一心只为复仇，并没有可以对弈之人。姬蘅似乎不喜欢下棋，至少没与她下过，所以殷之黎算是在她成为姜梨后，与她下棋的第一人。

殷之黎棋风温柔，但一步步走得很坚定，相比之下，姜梨的棋路看起来毫无章法，有些蹩脚，但六艺得了第一的人，怎么会棋类一窍不通？

殷之黎喟叹道：“二小姐的棋路倒是别出心裁。”

“只是用些小聪明罢了。”姜梨说话的工夫，转瞬又落下一子，状若随意道，“世子也知道，成王的兵马最近到了城外，准备起兵造反。”

殷之黎手一顿，温声答道：“我知道此事，父亲这次回京，就是奉旨前来捉拿叛军。”

“昭德将军能制服叛军吗？”姜梨问。

她这话说得实在是有些天真烂漫，仿佛打仗对她来说，只有输赢之分。

殷之黎就笑了笑：“二小姐放心吧，有父亲在，叛军不会进城的。”

“那昭德将军是比成王更强了？”姜梨问。

殷之黎才落下一枚白子，闻言抬起头来，看向姜梨。

女孩子似乎没有察觉对面之人的异色，只是拿着黑子在认真思索于何处落子才好，随口道：“昭德将军想来不会只护城，还得去剿灭叛军吧。否则成王的人一直在城外盘旋，长此以往，城外的人不能进城，城里的人不能出城。万一成王干脆去攻别的城池，是了，史书上不是有过记载，叛军借用此法攻下半壁江山，自立为王了。”

“二小姐这么想也没错。”殷之黎重新低下头，随着姜梨落下一子，他也跟着落子，动作很快，不像姜梨还要思考，“叛军迟早是要被消灭的，只是一旦战争开始，遭殃的都是老百姓。”说到此处，眼里闪过一丝沉痛之色。

姜梨把他的这点痛色尽收眼底，心中诧异，传言郡王世子是个心地善良之人，现在看来，不像假话。

姜梨道：“战争也是为了保护更多的百姓，这和世子无关，世子不必太过自责。”

殷之黎也笑了：“父亲常说我有妇人之仁，不是好事，二小姐见笑了。”

“心怀仁义，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。世子不必这样说。”姜梨微笑着，“世子很好。”

“你总是世子世子地叫我，未免生分。我们之前在街上见过一面，又一起下棋，总归是朋友了。”殷之黎温声道，“日后就不要叫我世子了。”

姜梨愣了一下，犹豫了一会儿道：“殷公子。”

虽然比世子好些，却也没有熟络到哪里去。好在殷之黎并不是个得寸进尺的人，对姜梨的这个称呼也很满意。

二人认真下棋。

周围竟也没人来打扰，连个倒茶的丫鬟都没有，却正好落得清静。一开始，是殷之黎的白子占上风，看似每次都把姜梨的黑子逼到绝处，而黑子总能绝处逢生。下到中间的时候，黑子慢慢追赶上来，把白子吃掉一些，二人旗鼓相当，不分伯仲。于是，殷之黎原本极快的动作也慢了下来，甚至还会停下来思考一会儿。

一直到最后。

黑白棋子各占半边天，姜梨落下最后一子，抬起头来，笑道：“赢了。”

她一直淡淡的，虽然温顺客气，总像蒙了一层什么，此刻的笑容却是发自肺腑。女孩子笑靥如花，眼神明亮，日光透过树枝落在她身上，格外动人。

殷之黎也愣了愣，随即看向棋盘，摇头笑了，一边笑一边道：“我原以为自己是目标坚定之人，如今看来，姜二小姐才是。”

看似横七竖八、不着边界的棋路，其实从头到尾，目的都是一个。她走得小心，走得谨慎，不如殷之黎周全，但却像花了很长时间去布一张网。布网的时候，自然什么都

收获不到，但她也不急，耐心等着，不疾不徐等到网布好了，猎物走过去，一路杀过去，片甲不留。

真是温柔的一刀。

“二小姐的棋风是温柔还是犀利，我看不出来。”殷之黎苦笑一声，“不过，二小姐很厉害，我甘拜下风。”

温柔还是犀利？姜梨的脑海中浮起一个人的身影来，就如她总是想问，他究竟是多情，还是薄情？

姜梨笑道：“殷公子也很厉害。”

棋品看人品，从殷之黎的棋风多多少少能看出他这个人。虽然温和，但绝不懦弱，谁要想从他手里讨便宜，或是欺骗他，应当也不大可能。

她这话说得真心实意，殷之黎也笑了笑。二人刚要起身，殷之情的声音传了过来：“我找了你们好久，原来躲在这里下棋。”她看了一眼姜梨，又对殷之黎道，“你不是向来眼高于顶，我要与你下棋，你都不愿意吗？”

“你的棋艺太糟糕。”殷之黎一副头痛的样子，“且总是悔棋，还是自己与自己下吧。”

殷之情哼了一声，却也没有计较他的话。

姜景睿和姜景佑跟在身后，看到他们就道：“时候也不早了，宴席只怕要开始了，先去外面吧。”

姜梨点了点头。

她本是很自然地随着大家一起走，但走着走着，便感觉自己袖子被拉了一下，回头一看，却是殷之情。

姜梨有些狐疑地看着她。

殷之情看向姜梨，似乎有些犹豫，终究还是低声问道：“姜二小姐，有件事情想要问你。”

姜梨心中浮起一丝异样的感觉，只道：“县主请说。”

“那一日我和哥哥在燕京城的街道上遇到你，你的身边还有一位穿红衣的公子。敢问那位公子是谁？”

姜梨盯着她。

殷之情似乎有些不好意思，脸颊微微泛红，见姜梨不回答，又问了一遍：“姜二小姐？”

“那是当今肃国公。”姜梨回答。

“肃国公？”殷之情愣了一愣，可能对燕京城的官家并不怎么熟悉，像是第一次听见这个人，“我没有别的意思，那位肃国公与姜二小姐是什么关系？”

姜梨不知道是因为云中民风开放，这位县主习惯直来直往，还是她此刻故意这么说。姜梨思忖了一下，才道：“只是认识，略有往来。”

“你们关系很好吗？”

姜梨摇了摇头：“不算太好。”

此话一出，殷之情眼睛一亮，顿时扬起嘴角，她笑起来的时候格外好看，姜梨莫名觉得有些刺眼。

“日后我们就要在燕京城住下去了。”殷之情一笑，对姜梨意有所指道，“哥哥不常与人下棋，也不常与女子相处得这样好，看样子他很欣赏你。”

一个两个的，都来暗示些什么，姜梨心中不由得发笑，面上却仍然笑道：“世子很好，能得到世子欣赏，是姜梨的荣幸。”

殷家兄妹在姜家的这顿家宴，算是宾主尽欢。这对兄妹既有趣又有礼，还十分有耐心。当年先帝让昭德将军去西北苦寒之地，当然算不得什么好去处，但当席中姜元平问起他们在云中的生活时，兄妹二人的语气里却没有一丝怨愤或不甘，仿佛对他们的生活很满足。

世上知足常乐的人不多，能苦中作乐的人更少。眼见着姜老夫人和卢氏眼中的满意之色越来越浓，姜梨却越来越沉默。

殷之黎没有刻意靠近她，对她的态度很友好，维持在一个谦和有礼的距离，仿佛对待一位朋友，让人生不出反感。姜梨知道这种感觉，就像叶世杰、闻人遥对她一样，甚至殷之黎做得比他们更好，让人舒服。

只是朋友和夫君的区别，姜梨还是明白的。

等天色渐晚，殷家兄妹要告辞了。姜梨送他二人出门，等回到晚凤堂，只有姜老夫人和卢氏在。

姜老夫人招了招手：“二丫头，你来。”

姜梨走到了屋里。

屋子里的男眷都离开了，卢氏看着姜梨，喜滋滋问道：“小梨，这位郡王世子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，不仅生得一表人才，还温文有礼，看着是个好孩子。娘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“夏郡王的确很会教儿女，这一双儿女，都很出色。”姜老夫人看向姜梨，“二丫头，你认为郡王世子是个什么样的人。”

姜梨淡淡道：“祖母，郡王世子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与我有关系吗？”

屋子里的两人都是一愣，站在门边的白雪和桐儿面面相觑。

卢氏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小梨，你向来聪明，怎么在这件事上反而糊涂了？郡王世子怎么和你没有关系了，你……”

姜老夫人却是看出了一点端倪。姜梨那么聪明，怎么会看不出来姜家人的用意，而她这般问话，却是极为反常的。

姜老夫人温声问道：“那么，二丫头，你认为郡王世子有什么不好？”

“祖母，我说过了，郡王世子好与不好，都与我没有关系，我也不必去评判他如何。”姜梨语气带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然，“不过站在姜家的角度来看，并不适合与殷家人过多交往。陛下本来就对姜家猜忌未了，殷家现在的势头没人能看明白，小心驶得万年船，我仍然觉得，姜家还是不要自讨苦吃。”

一番话说得卢氏瞠目结舌：“哎呀，小梨，你说得太过了，哪有那么严重……”姜元平没有与她说过这些，她是觉得姜梨有些危言耸听，但看着姜梨不像说谎的表情，下意识又有一点相信，于是不再开口，不知所措地看向姜老夫人。

姜老夫人深深地看了姜梨半晌，才道：“二丫头，你说这些话，真的是为了姜家着想？”

“祖母不相信，我也没有办法。”

“我只是怕你生了不该有的心思。”姜老夫人道。

姜梨微微一笑，没有反驳，这话反驳起来也没有什么意思。就算姜家真的希望她嫁给殷之黎，姜梨也认为，不应该在眼下这个时候急急忙忙表态，至少等成王事情过后，看殷湛是什么态度再说。

倘若……殷湛是下一个成王呢？

姜老夫人沉默片刻，道：“你先回去吧。”

姜梨点了点头，转身要走，姜老夫人的声音又从身后传来：“记住，你是姜家的女儿，你姓姜。”

姜梨闻言，心又冷了半截。似乎身在大户人家，总要把家族荣耀摆在第一，自己的一生就该被牺牲。且不说真正的姜二小姐会作何选择，如今的姜梨已经不是真正的姜二小姐。如果真要追溯那位姓姜的女儿，她早就在一年前，在无人问津的青城山，死在那一场落水过后的风寒中了。

她占了姜二小姐的身子，帮姜二小姐洗清莫须有的罪名，找出杀害叶珍珠的凶手，帮叶家摆脱麻烦，但她可不欠姜家什么，自然犯不着为姜家赔上自己的一生。

姜梨转身走出了晚凤堂。

姜老夫人看着她的背影，轻轻地叹了口气。

这个孙女比她想象的更为倔强，对姜家也没有很深的感情。要她为姜家赴汤蹈火，这孩子是肯定不会同意的，她只会转身就走，就像现在一样。

卢氏小心翼翼地问：“娘，小梨是不是不喜欢郡王世子？我是觉得，郡王世子是不错啊，放眼燕京城里，也找不出比这孩子更好的人了。眼下小梨也到了婚嫁的年纪，若是错过了这个机会，转头只怕会被人捷足先登。娘，再说今日你也见到了，世子的确是个好的，对吧？她怎么就不喜欢呢？”

“是啊。”姜老夫人目光悠远，“她怎么就不喜欢？”

外头，姜梨一路沉默地回到了芳菲苑。

白雪和桐儿也不敢出声，掩上门后，桐儿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：“其实姑娘不喜欢

那个世子，也是很自然的。”

白雪和姜梨一起转头看向桐儿。

桐儿理直气壮地道：“我觉得国公爷待我们姑娘更好，长得也更好看，比他们家还有银子。他们之前还在云中呢，国公爷可是燕京人，比起来，当然是国公爷和我们姑娘更配了。”她见姜梨没有出声阻止，胆子大了些，走到姜梨面前，认真地道，“姑娘，就算老夫人、二夫人、老爷、二老爷、二少爷、三少爷他们都认为郡王世子好，姑娘认为国公爷好，也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势单力薄，还有奴婢呢，奴婢也认为国公爷好，还有白雪。白雪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白雪赶紧点头：“奴婢觉得国公爷很好的。”

她的两个丫鬟大概怕自己心情低落，进而怀疑自己的眼光，铆足了劲儿想要证明她的眼光是没错的，惹得姜梨哑然失笑。

她瞒不过自己身边的人，桐儿和白雪既然这般认为，她也懒得纠正。

“不是这个原因。”姜梨道。

桐儿问：“那是什么原因？”

“这个殷家……”姜梨道，“我总觉得，还有什么隐瞒的东西。”

燕京城一处宽敞的宅院里，屋里有人正在说话。

坐在书房里的男人已过不惑之年，身材高大，十分俊朗。他肤色偏黑，看上去孔武有力，又有一种奇妙的儒雅，使得他悍勇的气质也削弱了几分。他五官出色，和站在他面前的年轻男子亦有几分相似。

这便是夏郡王，大名鼎鼎的昭德将军殷湛。

他说话的时候总是带着三分笑意，人也很爽朗，拍着殷之黎的肩膀，问道：“之黎，你今日去了姜府，可曾见到姜家那位二小姐？”

“见到了。”一边的殷之情插嘴道，“爹，那位姜二小姐，原来几日前我们曾见过。当时他们马车上掉下来一个孩子，被我救了。她还与我道过谢，今日去了姜家，听她自称二小姐，我还吓了一跳。”

“哦？”殷湛有些意外，“你们已经见过了？倒是有缘。”

“可不是嘛。”殷之情道，“哥哥这样的人，居然和姜二小姐下完了一整盘棋，不得了。我看这位姜二小姐，十有八九是要进我们殷家了。”

殷湛一笑：“是吗，之黎？”

“姜姑娘的棋艺很好，胜了我一子。”殷之黎笑道。

“胜了你？”殷湛意外，随即笑了，“看来这位姜二小姐果真很是聪慧。既然六艺校考第一，可见才华是不缺的，又肯帮助萍水相逢的陌生人鸣冤鼓，可见胆量和侠气也是有的。就是不知道容貌……”

“容貌也不错，”殷之情道，“虽然算不得特别出色，也算得上好看吧。哥哥喜欢

就行了呗。”

“之情。”殷之黎制止了她的胡说八道。

殷之情便不作声了。殷湛看着殷之黎笑了，似乎窥见了殷之黎的心思，殷之黎的脸微微泛红。好在一边的殷之情已经岔开了话头，问：“爹，你知道燕京城的那位肃国公吗？”

“肃国公？”殷之黎怔住，“是金吾将军的儿子姬蘅吗？你问他做什么？”

“我今日在姜府里听到有人说起这个名字，觉得好奇罢了，原来肃国公的名字叫姬蘅。爹，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既然是将军的儿子，也是将军吗？”

她问得急，一向耐心的殷湛这回却没有好脾性地回答她：“你不要问这些事了。反倒是姜家怎么会提起姬蘅，难道姜家和他有什么往来？”

殷之黎问：“之情，你真是在姜家听到的？”

殷之情自然不能说是自己主动打听的。况且她想，姜梨和姬蘅走在一起，又说和姬蘅不是太熟，想来是因为姜家的关系，姬蘅才和姜梨有所往来。这样一来，姜家肯定和姬蘅有关系，殷湛这么问也没错，她就道：“是真的。”

殷湛的脸色逐渐凝重起来，过了一会儿，才对殷之黎道：“你先不要管这些事，之黎，你与姜二小姐走近些，之前交代你的事，你也看着办吧。”

殷之黎目光动了动，才道：“知道了，爹。”

白日里送走了殷家兄妹，夜里姜梨睡不着了，觉得心中烦闷，干脆披起衣裳站起身，走到院子里。

月色如水，树影倒映在青石地上。夜里的春风带着凉意，冬日的料峭并未完全消退。

她在院子里慢慢走着，突然听见花坛边的草丛里有什么东西窸窣作响，于是愣了愣，走近一看，一个人正背对着自己蹲在地上，好像在拔草。

“你……”姜梨才堪堪说了一句话，那人一个激灵转过头来，倒把姜梨吓了一跳，“赵轲？”

“哎？二小姐，”赵轲回答，“好久不见了。”

“你怎么会在这里？”姜梨心中奇怪，赵轲早在很久之前就离开了姜家，“你半夜三更在这里做什么？”

赵轲轻咳了一声，站起身道：“二小姐，大人让我过来看看首辅府里有没有什么事发生。”

“什么事发生？”姜梨疑惑，不明所以。

赵轲挠了挠头：“我也不知道，可能就是让我来看看二小姐有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吧。”

姜梨愣了一下，随即笑了：“多谢他好心。不过没什么特别的事发生，我也很好。”

赵轲看着姜梨，目光有些奇怪，最后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对了，大人还说，如果姜二小姐没有睡着，可以去国公府坐坐。”

姜梨讶然。

“二小姐现在好像没有睡着，所以想去国公府坐坐吗？”

姜梨哭笑不得，把这种事说得轻描淡写，也就只有国公府的人了。她的确有些事情想问姬蘅，关于殷家。不过也正因为是殷家，她心里多少有了点顾虑。

姜梨对赵轲道：“可以是可以，但是你应该知道，最近昭德将军回京了，今日他的儿女还来了姜家，我不知道昭德将军和你家大人的关系，但多提防一些总是好的。如果我们现在出府，会不会被殷湛的人发现？”

赵轲道：“二小姐不用担心这一点。殷湛已经多年未回燕京，燕京的小路未必全都清楚。我们走的这条路不会被任何人发现。不过，二小姐对殷家最好还是多留个心眼。”

赵轲平常说话做事，都是按照姬蘅的交代来的，极少发表自己的意见。今日还是第一次以自己的口吻嘱咐姜梨。姜梨再一次确定，姬蘅的目的就是殷湛，因为连他的手下都清楚。

姬蘅和殷湛迟早有一天会对立，姜梨觉得有些迷糊，她无法参与到过去的时光，对于昭德将军也知之甚少，因此实在猜测不出，过去国公府和昭德将军有什么过节儿。

也许今夜她能问出点什么。

这样想着，姜梨点头道：“如此，我想去国公府一趟，劳烦你了。”

赵轲道：“二小姐放心，跟我走吧。”

说起来，姜梨也许久没有踏足过国公府了。想想，上一次和姬老将军、闻人遥他们在国公府院子里烤鹿肉，仿佛是上辈子的事。

等马车停在国公府门口，门口的侍卫看见姜梨，眼睛一亮，对姜梨咧嘴笑了笑。

赵轲道：“笑什么笑？”

“姜二小姐好久没来了。”侍卫打开门道，“快请进。”

姜梨心里生出古怪的感觉，赵轲也觉得有些不对，但两人没多想便走了进去。

一路上，没看见几个下人，待走到了花圃边时，赵轲道：“到了。”

姜梨道：“没见着国公爷。”

“在那。”赵轲示意她看。

花圃的边缘处正有一个人，因他不是站着，身边的花草又高，姜梨一时半会儿没看见。待她走近了几步，就看见姬蘅半跪在地上，手拿着一把铁铲在挖土。

姜梨吃惊：“你家大人怎么自己做起花匠来了？”

赵轲没有回答。

姜梨走近了，姬蘅大概怕地上的泥土弄脏了衣裳，没有穿外袍，只穿了黑色的里